

心灵驿站

倾听爱的声音

王功成

一直忙于所谓的生存、发展、不觉间已多年没回家看望妈妈。最近发觉,每次与妈妈打电话,都是她说的越来越多,听我说的越来越少,有时对我的问题也是前言不搭后语。爸爸经不住我的追问才告诉我,妈妈的听力下降很厉害,但她不想让我知道。

我很想念妈妈,想知道她头上是否又添了白发,也想让妈妈来检查一下耳朵,经不住我的再三要求,妈妈才同意来我所在的城市。

我一直希望很少出门的妈妈能到城市看看,但每次她都说我太辛苦,等以后生活好了……在车站,看到妈妈瘦小的身影颤巍巍地从车上下来,我知道她在家仍是不分昼夜地劳作辛苦。尽管我已毕业并参加工作,可她和我爸爸仍一分一分为我攒钱。

陪着妈妈去了医院,检查的结果是神经方面的原因,想恢复听力已很困难,医生建议为妈妈配副助听器。妈妈看到那几副精美的助听器时,眼前一亮,但随后却拒绝试用,说我在外生活很辛苦,挣几个钱不容易,而买了助听器对自己作用也不大……我问她,你以后听不清我电话怎么办?她把我问住了,同意买个便宜的,说只在接我电话时用。

医生帮妈妈戴上后,妈妈高兴得像个孩子,没想到两个小小的耳塞能有这么大的作用。看到妈妈满意,我便要付钱。医生边开交费单边说,这副是进口产品,两千多元,到楼下交费处交钱。我下楼时,妈妈却拉住我说,你等等,还得换一副。在医生的耐心帮助下,又试了好几副,妈妈都说刚戴上可以,随后就会有嗡嗡的杂音。医生自己试过,又让我试,都没感觉到妈妈所说的嗡嗡的杂音。在妈妈的坚持下,最后哪副都没要。

之后的几天,妈妈说什么也不愿再去试助听器了。我打算带妈妈到一些景点去看看,她以不放心爸爸一个人在家为由拒绝了,匆匆赶回了老家。

晚上,我正在看电视,爸爸给我打来电话,说妈妈已到家了。我向爸爸说起助听器的遗憾,停了一会儿,爸爸说:“其实那是因为你妈当时戴着助听器,听到了医生说的价钱,她嫌贵……对了,家里攒了几千块钱,她怕你不要,就放在你枕头下了,让你平时多买些好吃的,别太辛苦……”

我眼睛一酸,模糊了电视里播放的画面,却听到了更多往日那暖暖的爱意的声音!

世相百态



粗心内弟

程勉学

俗话说:“闺女是娘的贴身小棉袄。”岳父逝世后,老伴便将岳母接来同住,内弟培洲自然也就成了家里的常客。

内弟培洲人高马大,吃苦耐劳,爱干活,每到双休日带着妻小来家,不是抢着下厨炒菜烧饭,就是忙着干别的活。老伴说,我这个弟弟哪都好,就是心粗,家里不少物品都因他粗心大意而损坏报废,最后送进了垃圾箱。

“砰!”老伴话音未落,一声沉闷的巨响从阳台传来。我和老伴不觉一惊,便下意识地站了起来,一起朝阳台走去。

原来是粗心内弟体重超标,一不小心将一把旧木椅给坐塌了!

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!”一向节俭的老伴看着一地坐椅的碎片,虽然很心疼,却也只能极力打圆场说着宽心话。

“没有摔着吧?”拄着拐杖随后赶来的岳母也不无关心地问。

“没事!没事!”粗心内弟憨厚地讪笑着说。

“这把木椅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做的,坏了也好,老放不稳,总怕老妈一不小心坐了会出事……”在收拾木椅的残片时,老伴看到木板上的虫眼儿,心疼的感觉便好了许多。

午后,粗心内弟说他出去买包烟,回来却扛回了个真皮软包的新坐椅。粗心内弟在家损坏“公物”,每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“推陈出新”。

吃过晚饭,我送他一家到公交车站。粗心内弟喝得有点多,嘴里的酒气离老远都能闻到。远远看到车来了,他突然结结巴巴地跟我说:“程,程哥,家里那张三人沙发也是上世纪70年代做的吧?中间都凹了下去,老年人全都骨质疏松,闹不好是会出事的,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可不得了。但要扔了,咱妈肯定不会同意,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它给‘坐’坏,然后买个新的。”说完便匆匆地上车了。

望着渐渐远去的公交车,我心里不觉一亮,蓦地意识到那木椅并非内弟大意给“坐”坏的,粗心内弟也并非粗心。相反他倒是个很细心的人。

第二天,我和老伴商量着狠下心来,第一次合伙损坏了家里的“公物”——那张坐了近四十年的三人沙发,然后换成了新的。

花季雨季



幸福不能比

青衫

我三十五岁的生日悄悄地过去了,木讷的老公到底没能给我个惊喜,我心里有难以言说的失落。

结婚以来每次都是这样,如果我不提醒他,他是不会记住我生日的,一点都不懂得讨人欢心、制造浪漫。

郁闷之中打电话给好友紫月,向她诉苦。紫月拿着电话任我唠叨,一言不发。待我说够了,发泄了,她才不紧不慢地说:“你真真是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人。”什么?我还有福?看看人家紫月,老公事业有成,大房子装修得像个皇宫,家务活被保姆搞定,她

每天就是逛街、美容、娱乐,每到紫月的生日和各种纪念日,老公还一定有礼物送上,然后一顿烛光晚餐必不可少,这才叫福气呢!再看看,老公没混个一官半职,家里住的是旧楼房,干不完的家务活累得我焦头烂额。

紫月悠悠地说:“青青,你想想,虽然你的老公没有太多的钱和权,但他对你的好你一定感觉得到;你没有大房子,但有他每日里与你相依相伴;那些家务活,如果两个人共同分担,还能增进夫妻感情呢!青青,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,柴米油盐的凡俗日子最真实,有烟火气的家才叫真正的家啊!”

真正的家啊!”

说完这些紫月轻轻放下了电话,留下我一个人发呆。细想之下,紫月说得也没有道理,老公除了不浪漫之外,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,家务活抢着干,对我百依百顺,我那乱花钱的毛病就是他给惯出来的,可他从不说我一句,单位的同事哪个不羡慕我有个贴心的好老公啊!我越想心里越亮堂,无言地一笑,郁闷一扫而光。

我们和一个人牵手,其实是牵住了执著和平凡琐碎的凡俗生活,只有在柴米油盐、争吵吵闹的日子里,才能触摸到幸福的真谛。找来找去,其实幸福就在身边,且时时相伴,发现与否,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记住,幸福是不能比的,要自己慢慢感受好好珍惜。平实的生活里,同样蕴藏着另一种浪漫与精彩。

也许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比较的过程才会明白幸福的真谛吧。想通了一件事,心里真是舒服,信步来到厨房,本想把那些油腻的碗筷洗了。可一看,老公穿着我的围裙、带着手套正认真地洗碗呢!心里忽然一热,走上前去从后面抱住老公的腰,弄得老公措手不及。嘻嘻,遇到个不善于制造浪漫的老公,那就由我来制造吧!

如果真要比,咱就拿老公的强项比他人的弱项,这样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!

人在途中

小医生

曹世忠

前不久,在单元楼前的空地上我种了四五棵向日葵,有一尺多高,枝干笔直挺挺的,蒲扇似的叶子嫩绿嫩绿,叶片上挑着的露水珠,晶莹剔透,长势喜人。没几天,四岁的小孙子从乡下来了,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,整天围着我问这问那,天真可爱极了。晚上,儿子给我打电话,说:“爸,我和于杏梅都要上班,没工夫。你带军军到医院打麻疹疫苗去,好吗?”

闲着也是闲着,再说是自己的孙子,又不是外人,只有无条件服从了。于是,我带着孙子来到医院,让大夫在他的胳膊上打了防疫针。我以为小傢伙要哭的,谁知他把嘴闭得紧紧的,一声不吭,还挺好汉的。回到家,小孙子问我,爷爷,为啥要打针呢?我说,打针可以预防疾病,让身体健康。

那我也做个医生,行吗?小孙子的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,若有所思。当然行了!

你说的,说话可得算话!拉拉钩,谁变谁是这个。小孙子说着,左手背朝上,手指头岔开,右手手指头伸进去晃动了几下;我知道这是王八的标志,小傢伙玩啥鬼名堂?

我和老伴参加“夕阳红”旅行团到海南,一个礼拜后归来,眼前的情景让人大吃一惊:四五棵向日葵都枯萎了,早了吗?下面湿漉漉的。咋回事?再仔细一看,每棵向日葵的枝干上都扎满了钉,有的竟被穿透了。谁干的?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。抓住了绝不会不轻饶他的。后来仔仔细细一问,竟然是俺小孙子干的。我把军军叫过来,问,你怎么干这些坏事?

他歪着脑袋,振振有词,我让向日葵身体健康,不能算干坏事!人有病,都能打预防针,向日葵就不行吗?

孩子是一张白纸,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,可画最鲜艳多彩的画。此刻,我又好气又好笑,脑子里蹦出几个词:稚气可爱,天真无邪。

人生感悟

一分钱的价值

房小青

一位教授拿出100元,问学生谁要,台下的人纷纷举手。教授将钱扔到脚下去碾,又问谁要,依旧有很多人举手。教授说:“你们仍然想要,那是因为它没有因我的践踏而贬值。人生亦是如此,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外界的毁誉,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。”

教授接下来拿出了一分钱,继续同样的问题。但这次,刚才那些高扬的手臂纷纷放下,只剩一只依然举着,显得如此鹤立鸡群。这时,全场传来了一阵低笑声。

教授微笑着环顾台下,问一个发笑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这一分钱,那学生答道:“这还用考虑吗?如今走在街上见到一毛钱的硬币都不一定有人的价值,何况是区区一分钱?”另一个同学回答:“您刚才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自身,如此看来,一分钱又有什么价值呢?”

话音一落,引发了比刚才更大的哄笑声,大家不约而同转头



看着那个举手的学生,那男孩却不为所动。

教授转而问他为什么依然举手时,男生沉吟了一下,说:“如果是以前,我也不会举手,甚至不屑回答,但是暑假的一次经历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。那是我第一次去一家超市打工,负责给西瓜称重贴价签。有一次店长来检查我的工作,把我称好的一些西瓜重新过秤。这时,他发现其中一个显示的重量和价格与我贴的标签不符。重量少了4克,价格误差只有1分钱。

店长要我重新更正,我却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:‘一分钱算什么呀,掉地上都没人捡。’没想到店长一脸严肃地对我说:‘小伙子,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分钱,可在我眼里,它是超市的信

万家灯火

减肥记

杨杰

爱人曾和我开玩笑说:“老公呀!你现在的身材,简直和肥猪没差别了,难看了!”

听此话,我尴尬不已。于是,就想减肥,但我用过很多招减肥,都没成功。后来,坚持练武术,练了半年时间,效果还不理想。勉强减了几斤肥肉,不成想又反弹回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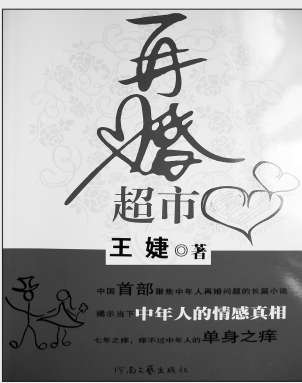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多不见的表弟来我家玩,他居然认不出我来了。他用十分惊异的眼神望着我说:“以前你那么瘦,现在肚子和脸都是肉,太不可思议了啦!”

我妈妈正在炒菜,她忽然跑了过来,心疼不已地说:“端水佬,如果你继续胖下去的话,就不帅了。你一表人才,还不快点去减肥呀!以后肥肉少吃一点,酒少喝一点。”

我个子1米79,体重最重的时候达到了177斤。最讨厌的是那肚子,一看就烦心。后来我每天喝茶,坚持练武术。然而,在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里,我居然瘦了37斤肥肉。把体重一直控制在140斤左右。减肥靠毅力,只要自己下定决心,什么事办不到呢?

近来,我把以前不能穿的衣服与裤子重新拿出来穿。真是意外惊喜,自己的“将军肚”小了,全部都能穿了。平时,自己很少穿牛仔褲,现在已经迷上了牛仔褲。

俺外号“胖哥”一下子变成了苗条“瘦弟”,说起现在减肥的秘诀,连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

再婚超市

王婕

那年初夏,金灿灿如往常一样,忽然金灿灿又来访。

冰倩以何为金灿灿如听到什么风声或是来找我事要上门,不料金灿灿却说是来求她。金灿灿说自己确实是一个玩性很大的女人,在外疯惯了常常忘了家的存在,当初看到韦民为此事生气她还不理解,说他爱自己不够,曾一度觉得抢来的爱情并不

甜蜜。无意间发现自己怀孕后,一下子有了想安宁下来做母亲的思想,而韦民却不想要这个孩子,说我不适合做母亲,不配孩子叫妈妈。说实话,我很想当母亲,一个女人如果一辈子女都当了妈妈,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,我很渴望有个孩子,是女孩子最好。

说着说着,泪流不止,冰倩看着她如此真情,不免心软了,忙抽纸巾给她,又为她倒杯水。

金灿灿擦了擦满脸的泪水,喝水又说:“我知道你们虽然离婚了,韦民还是很尊重你的,就连我,也从心里觉得欠你佩服你。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来求你,只有你能帮我说服他。”

“你们是一家人,我一个外人有什么权力管你们的家务事。”

“倩姐,别这样说好吗,求你帮帮我,不看我,就看在未出生的孩子份上,救救她吧?”

“他说得也对,做母亲不是那么容易的,你要为她付出很多很多,为了孩子你会失去很多自由,浪漫就离你很远了。”

12

连载

“算是习惯吧。有些东西可以自己消化,就不需要表现出来影响身边的人,总觉得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才算成熟。”

“噢,你的消化系统一定压力很大。”

“谁说的?我从没得过肠胃炎。”他说。

看来刚才的不快他又已经不响地消化了,现在又有了说笑的心情。

我不是一个善于消化的人,也常常遭到回忆的突袭,但一点也不羡慕黎靖的天赋。独自消化所有的情绪是项庞大的工程,这种能力无法把你锻炼得坚硬如钢,只会让你越来越孤独。

我停下脚步,拍拍他:“喂,一个人消化比较闷,一起去排毒怎么样?”

“排毒?”他显然误解了这个词汇的含义。

“来,跟着姐!”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豪迈精神,拖着他就往前跑去。

幸好他没有问去哪里,只是跟着我一起在路边跑了起来。

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坐在不知哪条路边的长椅上时,我看着他,他看着我,都出声地傻笑起来。

我抬起沉甸甸的胳膊吃力地伸了个懒腰:“我感觉刚才把一年的运动都完成了!”

“这是下半场。”他说。

“上半场在哪儿?”

“山上。”

是啊,自从上次在雨中狂奔上索道一路淋雨下山以后,我很久都没有这样感觉到浑身疲惫又舒畅。

他把手肘搭在我的肩上,那不客气的姿态仿佛是他学生时代的兄弟一样。自从认识他以来,我从未见过这样放松的、真实的黎靖。

“排毒吧?”我平了平还没喘过的气,向他询问感想。

他显然也还只顾着调整呼吸,“有瓶水就更好了。”

他这么一说,果然感觉渴得就快自然了。

放眼望去,方圆几十米都没有类似便利店的地方。

忽然我的肩膀一轻,他把手肘拿开,站了起来:“走吧?”

“走不动。”我躺在长椅上。

“有水喝还不走?”

这下我起来了:“哪儿有?”

“走吧,我都看到了。”他拉起

我往人行天桥上带,累得够呛,又顶着二百度近视眼的我干脆什么也不看了,只紧跟在他后面。

穿过马路跟着他进了一间屋,坐下來才意识到那是家酒吧。

我不得不由了口气——刚跑了两条腿,现在再喝点带酒精的液体,今晚真得滚回去。不过,这一刻,感觉真好。

服务生捧着酒单站在一旁。幸好这里并不嘈杂,甚至可以说氛围不错。

黎靖没看酒单,果断地点了杯Bullet,而我点的是Mojito。

细长玻璃杯和绿意盎然的圆形厚底杯很快送到我们面前。我咬着吸管,一口下去,杯里的液体少了一半。

他盯着我看了好半天,想确认我的脸有没有因为酒精而迅速红晕起来。如果在这个疲惫又放松的夜晚喝到有点醉,对我们两人来说无疑将造成非常尴尬的状况。理由很简单:我们互有好感,却都因为种种原因决定不与对方产生超越友谊界限的感情。假设少了这点关键的清醒,我们醒后很有可能将连好朋友都不是。

他并不知道,对我来说,即使失去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,也永远都不会失去清醒。算上这一点,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又多了一个。

“怎么了?怕我借酒行凶?放心吧,你很安全。”我抢先说。

“嗯,我很失望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如果不安全,你会更失望。”

“也许我没机会更失望,因为就算我倒了,你肯定还清醒。”

“喝完这杯回家?”

“喝完这杯回家。”

我们对面坐着,时钟的指针一格一格在空气中划过,不快不慢,速度如常。杯中的液体色泽丰富而安静,低下去,看到透明的冰块如礁石般渐渐浮出正在退潮的夜。

“这都只能算还行。”

“有瓶水就更好了。”

他这么一说,果然感觉渴得就快自然了。

放眼望去,方圆几十米都没有类似便利店的地方。

忽然我的肩膀一轻,他把手肘拿开,站了起来:“走吧?”

“走不动。”我躺在长椅上。

“有水喝还不走?”

这下我起来了:“哪儿有?”

“走吧,我都看到了。”他拉起